

解析台灣人 / 中國人認同：2000-2021年*

鄭夙芬**

《本文摘要》

本文以2000至2021年間的焦點團體及深入訪談等質性資料，分析台灣民眾對於「台灣人」、「中國人」及「都是（雙重認同）」的定義與意涵，以釐清民眾認同的標的及界限。分析的結果顯示：台灣民眾的認同內容，持續且集中在以台灣為中心的我群意識；與中國的原生聯繫雖然持續存在，但大多僅被視為客觀事實，無法產生或轉換為我群的認同意識；變化較大的是大中國意識的認同內容，已幾乎完全消失在民眾的論述中。從認同界限的觀點而言，本文的資料明確顯示許多台灣民眾已經將台灣 / 中華民國視為我群、中國 / 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他群，此種認同意識的產生，也標示著認同界限的變化，是台灣認同進入「國家認同」階段的佐證。而國家認同意識的逐漸清晰與升高，也讓台灣認同隱然有形成集體認同的傾向。

關鍵詞：台灣人、中國人、雙重認同、國家認同、界限設定

* 本論文曾發表於「臺灣民主參與的理論建構與實踐暨選舉研究中心三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主辦，2019年5月24-25日，台北：政治大學。作者感謝評論人吳重禮教授及在場學術先進們的寶貴意見；作者也感謝林長志博士、張鈞智博士及林珮婷博士協助共同研讀數量龐大的訪談資料，但本文由作者依整理後的資料分析撰寫，內容若有偏誤，概由作者本人負責。作者也感謝三位審查人的批評與建議，讓本文更加完備。

**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員。E-mail: sfeng@nccu.edu.tw

壹、前言

過去的研究顯示認同問題是台灣主要的社會分歧(cleavage)之一，在台灣的政治學研究領域，尤其是選舉研究中，認同如何形塑民衆的政治態度，及對選舉及投票行爲的影響，都是重要的課題（Liu and Ho 1999; 小笠原欣幸 2021；王甫昌 1997；1998；吳乃德 2005；若林正丈 2021；徐火炎 1996；2004；楊婉瑩與李冠成 2011；鄭夙芬 2009；鄭夙芬、王德育與林珮婷 2018）。民衆如何看待及界定自我的位置是認同研究的基礎，學者也發展了許多的方式，來測量台灣民衆的認同，¹其中經常被使用的是「台灣人」、「中國人」及「都是（雙重認同）」認同測量。政大選舉研究中心自1992年起以電訪累積的資料，來觀察此一自我認同態度的變化（見圖1）。對於此一變數的長期調查結果，顯示台灣民衆的認同有了相當大的變化，以台灣人認同成爲主流趨勢，中國人認同則成爲社會中的極少數，「都是（雙重認同）」者則從相對多數的情況，逐漸轉變爲下降的趨勢，其變遷模式相當符合台灣過去廿多年來政治發展的情況。隨著政治的民主化與本土化意識的抬頭，和中國的關係也在中國對台灣的文攻武嚇及軟硬兩手策略中變化，因而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的消長，並不令人意外。

由於台灣與中國特殊的政治歷史背景與近代政治的發展，造成台灣民衆的認同呈現此種多元化的面貌，然而認同理論強調群體成員以何種認同意識，作爲我群和他群的區分界限(Fearon 1999, 2)，此種界限(boundary)指的就是群體成員據以和其他群體區分的「特徵」（例如共同的血緣）或「意識」（例如光榮歷史記憶的歸屬感）(Hutchinson and Smith 1996, 4)，因此，對於台灣社會中存在的「台灣人／中國人／雙重」認同，實有必要釐清民衆究竟是以什麼爲依據，來界定自我的認同。尤其雙重認同者是台灣認同的特色，他們的認同意識爲何，也相當值得探討。進行此認同內涵探討的意義，除了理解民衆的認同想像之外，也能據此判斷台灣社會中認同的主要差異爲何。本文將以2000至2021年的訪談資料，探討「台灣人／中國人／雙重」認同意涵，以理解台灣

¹ 例如吳乃德（2005）的「民族認同」測量，或是鄭夙芬（2018）的「台灣認同」指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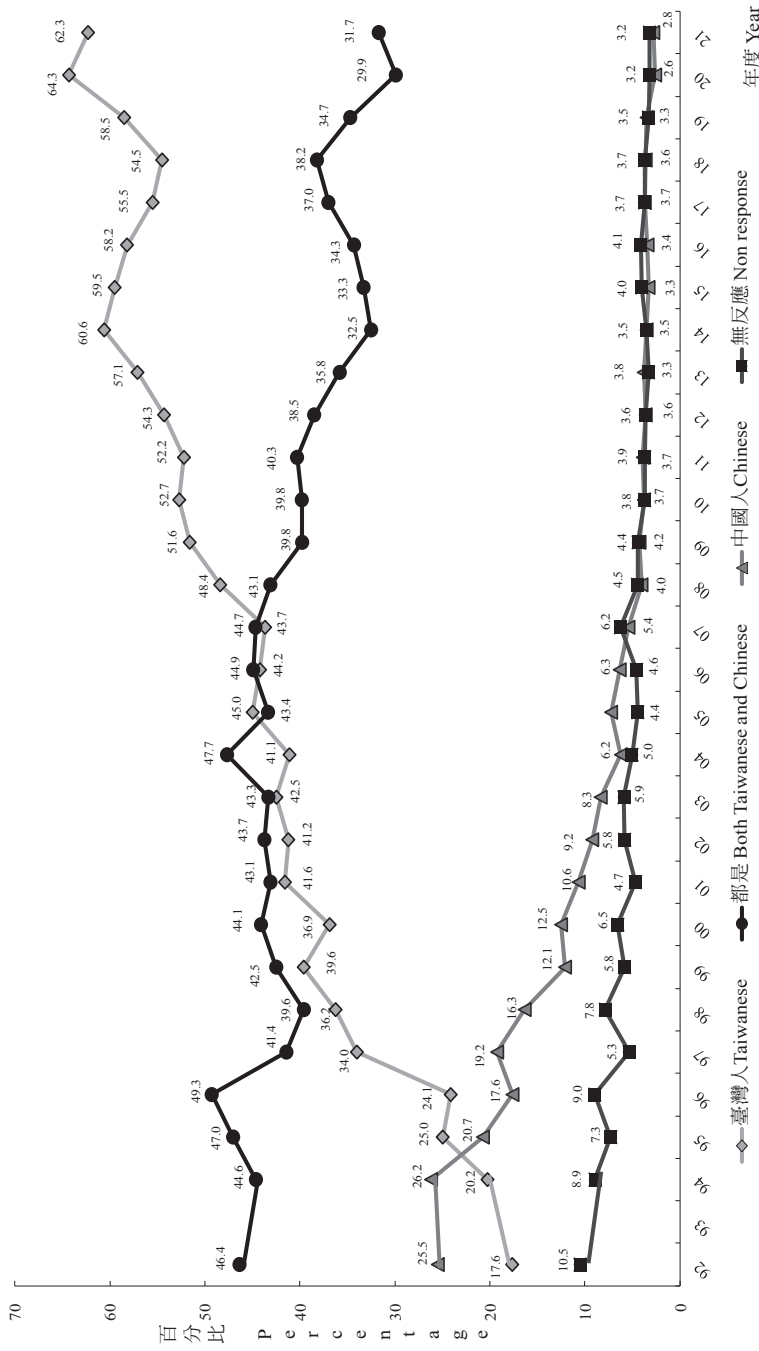


圖1 臺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 (1992~2021)

資料來源：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態度分佈趨勢圖。

民衆認同的內容、標的及界限。同時也有助於為量化資料所呈現之認同轉變與消長，究竟是認同標的的改變，或是實質內容的變化，提供詮釋的資訊。

貳、文獻檢閱

Hutchinson和Smith將「族群」定義為：「一群具有特定名稱的人們，有著共同的祖先傳說、共享的歷史記憶、一種或多種的共同文化、原鄉的連結、以及成員間彼此的團結意識」(1996, 6-7)。由此定義來看，族群成員對於族群的歸屬，除了客觀的條件（如血緣、文化或原鄉）之外，也還有主觀的情感因素（如對光榮歷史的記憶或團結意識）。Anderson認為族群有相當程度是透過「想像」(imagination)，使得具有相同族群意識的人，即使是素不相識，也能因此而產生連結，認為彼此屬於同一個群體(Anderson 1983)。因此，對於族群的認同想像，主要取決於成員對於群體的認同意識。原生論(primordialism)者認為認同意識主要來自共同的血緣、種族、語言、地區主義、宗教、習俗等這些原生的族群特徵，屬於族群的客觀條件；另一種對應的建構論(constructionism)，則認為認同是由傳統及文化抽取元素，建構可以劃定族群疆界的成份(Smith 1995)，此外如Anderson也認為主觀心理的認知屬於一種「文化的建構」(cultural artifacts) (Anderson 1983)。

不論是原生或是建構的認同意識，Fearon認為其意義在於作為一種用以界定某種特定人群的標籤，以及用以區分其成員身份及其特徵歸屬的社會分類，也是讓個人對於某個特定團體產生的歸屬感，而特別引以為榮的一種特徵(Fearon 1999, 2)。由此觀點而言，認同的特性在於可以同時區辨出「相同」(sameness)與「差異」(difference) (Lawler 2008)，也因此認同被認為一種界限的設定(boundary setting)，藉由界定個人的歸屬而區分「我—他」(self-other)的差異。認同作為一種區辨的標準，在形成集體的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之過程中，群體成員會因為對認同之「內容」(content)有所「爭論」(contestation)，因此在達到集體認同的共識前，認同內容會因為成員間的歧見而產生變動。(Abdelal et al. 2009, 19-27)。

從上述認同的界限設定(boundary setting)觀點而言，台灣民衆的認同有三個階段。一般來說，學者認為第一階段是在國民政府遷台後，因為外省籍及本省籍民衆在文化上的差異，以及政府在政治上對本省人的壓抑所產生的「省籍對立」（王甫昌 1993；2003；吳乃德 2002；2005；張茂桂 1993）；第二階段則是「臺灣意識／中國意識之爭」，是本土性民主化運動以本省人的弱勢族群意識，對抗外省人強調中國法統的威權統治（小笠原欣幸 2021；王甫昌 1997；1998；2003；吳乃德 2002；徐火炎 1996；張茂桂 1993）；第三階段則是在兩岸恢復交流後，認同的界限改變為「台灣」（我群／我國）與「中國」（他群／他國）的對立，讓台灣認同由原本在台灣內部民衆之間的意識差異，轉變為「台灣／中華民國」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立的「國家認同」層次（Wang 2017；小笠原欣幸 2021；鄭夙芬 2013a；鄭夙芬、王德育與林珮婷 2018）。²

由台灣認同意識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出在台灣民衆的認同中，交織著原生性的血緣文化與建構性的政治因素。從表1³及表2⁴也可以看出，在2013至2019年間仍然有將近一半的民衆認為台灣文化和中國文化是相同的，但也有將近七成的民衆認台灣和大陸是不同國家，顯示台灣社會對於認同的「內容」仍有歧見。由表1及表2也可以看出自2019年開始，不論是文化性認同或政治性認同都有一些變化，文化性認同方面，已有一半左右(2019：52.1%，2021：54.7%)的民衆認為台灣文化和中華文化並不相同，⁵顯示已有超過半數的民衆傾向台灣文化有其獨特性的說法；而在政治性認同方面，認為台灣和中國是二個不同的國家的比例，自2019年起穩定超過七成，這或許也反映從2019年開

² 關於台灣認同的三個階段的詳細論述，詳見鄭夙芬（2013a）及鄭夙芬、王德育、林珮婷（2018）。

³ 2019年之前問卷題目是：「有關臺灣文化和中華文化的內容，請問您認為是完全相同，大部分相同，大部份不同，還是完全不同？」2019年的調查，問題改成：「有關臺灣文化和中華文化的內容，請問您認為是幾乎完全相同、相同多一點、不同多一點、幾乎完全不同？」最新修正的問法較為周延，應該更能貼近民眾的想法。

⁴ 問卷題目是：有人說：「臺灣與大陸是二個獨立的國家。」；也有人說：「臺灣與大陸是同一個國家，只是目前暫時分開」，請問您比較同意哪一種說法？

⁵ 雖然文化認同有較大的變化可能與問法改變有關，但對台灣文化獨特性的看法，自2014年以來，有增加的傾向。

始，經過習近平「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談話⁶及香港「反送中」運動⁷的催化，台灣民衆的認同又開始有一些變化。

表1 台灣文化和中華文化的關聯性(%)

	2013	2014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文化相同	45.1	41.5	53.1	53.0	39.0	40.3	37.9
文化不同	45.4	46.6	39.5	40.7	52.1	48.5	54.7
無反應	9.6	11.9	7.4	6.2	8.9	11.2	7.4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回答人數)	(1623)	(1604)	(1642)	(1305)	(1309)	(1077)	(3004)

資料來源：鄭夙芬（2013b；2014；2017；2018；2019；2020；2021b）。

表2 台灣和中國是同一個國家還是不同國家(%)

	2013	2014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相同國家	20.3	18.9	23.6	22.7	18.2	15.0	17.4
不同國家	68.1	70.3	66.5	67.5	72.8	76.0	75.6
無反應	11.6	10.8	9.9	9.9	8.9	9.1	6.9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回答人數)	(1623)	(1604)	(1642)	(1305)	(1309)	(1077)	(3004)

資料來源：鄭夙芬（2013b；2014；2017；2018；2019；2020；2021b）。

⁶ 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的《告台灣同胞書》，被解讀為一個中國原則即是一國兩制。相關報導可見於：國際中心，2019，〈《告台灣同胞書》其實有六篇！什麼又是江八點、胡六點、習五條……一次看懂歷來中國對台立場〉，風傳媒，1月2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779791?srcid=777772e73746f726d2e6d675f63663437633836323261623531323434_1557988379，檢索日期：2019年5月16日。

⁷ 香港因為反對「逃犯條例」（俗稱「反送中」）修法開始的抗爭，而引發後續爭民主的大規模抗爭。相關報導可見於：編輯部，2019，〈香港反送中大事記：一張圖看香港人怒吼的285天〉，報導者，11月26日，<https://www.twreporter.org/a/hong-kong-extradition-law-events>，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1日。

上述量化的資料顯示雖然台灣民眾仍然認同台灣與中華文化的聯繫，但公民性政治性認同的比重，已逐漸高於原生的文化性認同。這個結果也呼應蒙志成所指出之台灣民眾的認同，已然成為強調國族認同的建構，是以自由民主的公民意識為基底的「自由國族主義(liberal/civic nationalism)」，而非以原生血緣為建構核心的「族群國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 (蒙志成 2016, 207)；李冠成及楊婉瑩的研究結果也指出台灣人認同構成內涵，已從族群／原生性認同轉變為公民／政治性認同 (李冠成與楊婉瑩 2016, 168)。本文將從2000至2021年的訪談資料，探討民眾對於「台灣人／中國人／雙重」認同的論述，本文希望除了從資料中探討台灣民眾對認同意涵看法之外，也能為上述量化研究的論述，提供一些來自民眾直接觀點的詮釋線索。

參、資料與分析方式

本文採用2000至2021年的訪談資料，這些資料來自8個國科會與科技部計畫，及2個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內部計畫 (計畫清單請見附錄一)，訪談方式包括焦點團體訪談 (共46場訪談)、認知訪談 (50位受訪者) 及深入訪談 (23位受訪者)，合計共119份逐字稿 (訪談方式、團體分類、訪談人數及受訪者代碼請見附錄二)。這些訪談中，除2000年之外，都包括此一問題：

平常在社會上，有人會說自己是「臺灣人」，有人會說自己是「中國人」，有人會說「都是」。各位覺得自己是臺灣人、中國人、還是兩者皆是？ (請詢問受訪者對各個名詞的定義，以及這些名詞之間的差異)

此一問題是請民眾闡述自己的認同方向，以及個人對於「中國人」、「台灣人」及「兩者都是」意涵的看法，資料可貴之處在於是由民眾直接提供他們對於這三個名詞的定義。另外，有些年度的訪談中，也包括下列二個問題：

現在各位手上都拿到一張填答紙。紙上有四個名詞，分別是：「我們

的國家」、「中國」、「中華民國」和「臺灣」。我們想請各位用畫圈圈的方式，來表示您個人認為這四個名詞彼此之間的關係。請利用您手上的四種色筆分別畫四個圈圈，「我們的國家」請用紅色表示，「中國」請用藍色表示，「中華民國」請用綠色表示，臺灣請用「黑色」表示。

請您就您的看法，分別選出您認為最能代表這三個詞的答案：

- () 我國人民：1.大陸的人+台灣的人 2.大陸的人 3.台灣的人
() 中國人：1.大陸的人+台灣的人 2.大陸的人 3.台灣的人
() 台灣人：1.大陸的人+台灣的人 2.大陸的人 3.台灣的人

這兩個問題的設計，在於讓民衆先思考對於這幾個名詞的看法，再請他們闡述原因，用意在於理解民衆自我認同的選擇原因，以及他們如何界定與認知自身所屬之國家與國民範圍。換言之，是在測量民衆的認同界限，以及如何界定我群及他群，這些資訊對於分析民衆的認同，也有輔助的參考功用。

其次，資料的處理方法，採用質性研究傳統的長表法，⁸先整理擷取與主題相關的內容，再就整理出來的內容反覆閱讀二次，第一次將資料內容分類，第二次則予以歸納並訂定項目，過程係由幾位相關領域的學者一同進行，以避免個人過於主觀的問題。在此作者也必須指出，質性研究通常是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此種目的性樣本沒有代表性，研究的結果不能用於推論母體，但質性資料的特性，可以做為量化研究的輔助性資料，提供詮釋的線索或解釋的因素。尤其訪談的資料內容來自受訪民衆本人的觀點或經驗，研究者依據這些內容所做的分析與詮釋，除非研究者刻意曲解或誇大，在大部份的情況下，只會遺漏或誤解，較難作假或偏離事實。因此，本文主要是整理及分析由過去二十一年來，民衆對於「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看法與認知，然而本文所分析出來的類型與內容，並無法窮盡或推論「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全部，但可以提供對此一變數的理解與詮釋。

⁸ 有關長表法請見鄭夙芬(2005)。

肆、民衆的認同意涵

Abdelal等(2006; 2009)曾指出認同的「內容」包括四個不相互斥的類型，分別是：界定群體成員身份及責任義務規則的**建構標準(Constitutive norms)**、成員共同目標的**社會目的(Social purpose)**、由排除法(what is not)來認定與其他團體的關係比較(**Relational comparisons**)，以及由對異同的認識，來辨識、認同及分類其他人的**認知模型(Cognitive models)**，而團體成員對認同的這些內容，可能會有不同程度的同意或不同意。本文也將由這些面向來分類及詮釋民衆對「台灣人」、「中國人」及「都是(雙重認同)」的意涵，並引用民衆的說法予以佐證。⁹

一、「台灣人」認同的意涵

根據資料中民衆對於台灣人的意涵及詮釋，大致可以分為八種不同的詮釋項目。

「台灣人」最大的類別是「生長居住在台灣的人」，持此種看法的人數不僅最多，也貫穿2000年到2021年，在每一年度都有此一說法，就背景來看，也較沒有政黨、省籍或地區的差異，是直觀的從出生地或生長經驗來定義台灣人，較不牽涉政治上的意涵。典型的說法是：「在臺灣土生土長的，所以說我的認同就是臺灣人(202104G06)」，然而此一定義同時也包含以在台灣的生活經驗，做為區別台灣人與中國人差異的標準，例如「可是我們台灣人就是台灣人，因為我們在這塊地方長大生活的，那跟中國是不一樣的(2016BNY01)」，「因為我們在這裡出生嘛，那說真的我們真的經歷了很多我覺得其他，就是大陸真的生長在那邊的中國人他們可能不會經歷到的(2011CUSQD03)」；即使是外省籍的民衆，也會以在台灣的生長經驗做為自我認同的標準：「因為我生長台灣，生活在台灣，我是大陸出生的嘛。然後三、四歲到台灣來，等於說在台灣生活了五十三年，生活了五十三年，雖然我的出生地是在大陸武漢，但我在這生活了五十三年，我怎麼能說我不是台

⁹ 限於篇幅，本文僅能引用少數代表性的民眾說法，詳細的引文請見附錄三。

表3 「台灣人」認同的定義及內涵

編號	項目	性質	分類類型	出現年代
T1	生長居住在台灣的人	原生	建構標準	2000-2021
T2	領有身份證或國籍的人	建構	建構標準	2000-2016
T3	願意認同台灣、為台灣貢獻的人	建構	建構標準 認知模型	2000-2016
T4	台灣人包括閩南、客家、外省及原住民	原生	建構標準	2000
T5	台灣和中國有文化差異	原生 建構	關係比較 認知模型	2000-2021
T6	台灣和中國是不同國家	建構	關係比較 認知模型	2009-2021
T7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地方	建構	建構標準 關係比較 認知模型	2000-2016
T8	原住民才是台灣人	原生	關係比較 認知模型	2000-2002

資料來源：劉義周（2000：2002）、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06：2009）、鄭夙芬（2010：2011；2015；2016；2021a）。

灣人？(2002-50)」、「我父親他會想著要回大陸，可是從我這一代都不曾想過，因為我在這裡土生土長(2010N403)」。除此之外，在台灣落生根者的外來者，也可以被接受為台灣人：「我認同過去移民到臺灣的這些人，我認為他們都是臺灣人在臺灣生活，已經長期在這邊落地生根，有家庭有事業，我都認為他們是臺灣人(2015INN04)」、「我會認為住在台灣土地裡面的都叫台灣人，不管是什麼省籍都是叫台灣人(2000PNU03)」。至於省籍問題的討論，出現在

2000年及2002年的訪談中，之後就較少見到外省人（籍）一詞，由此可以看出省籍的隔閡在消滅之中，省籍不再成為主要的區別因素，而是以台灣生長居住的經驗為認定標準。

除了「生長及居住」這個條件之外，另一個認定標準是「領有身份證或國籍的人」，此一類別有於主觀的認定，是由客觀條件的建構標準來區分認同的界限：「台灣人喔？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的人(2002-47)」、「看他是拿什麼護照……這是最基本的一個元素(2002-25)」。此一客觀標準的範圍也涵蓋外省籍及新住民：「按照我的身份證，我是台灣人，我不認同我是大陸，我雖然我祖籍、我父母是江蘇人，但是我的身份證後面就是台灣高雄人啊(2010S101)」、「西方人比較等於說辦好了國籍，入籍到台灣的話，那也是台灣的人(2000SM01)」、「我是認為是拿中華民國身分證的人就是臺灣人……包括一些外籍新娘啊，這些都是臺灣人啊，你怎麼會認為他不是臺灣人呢？至少他在臺灣已經幫你生出第二代來了嘛，對不對？你能不認同他是臺灣人嗎？(2015ISB03)」。這個建構標準同時也有排除的性質：「我會覺得自己是台灣人會舉手很簡單，因為我拿的護照是綠色皮，上面寫著Republic of China，下面寫著Taiwan，可是中國的護照跟我們的護照不一樣，就這麼簡單而已(2016BNY06)」，是從比較與中國的差異，來界定族群的範圍。國籍及身份證雖然是客觀的認定標準，但在台灣的脈絡之下，可以看出到多元族群發展的軌跡，我群的認定可以包容不同省籍及新住民，但也因為這個標準而將中國民眾排除在外。

台灣人意涵的第三個類別是「願意認同台灣、為台灣貢獻的人」。

對於一些台灣民眾而言，除了客觀條件的生長居住於台灣的各種族群，以及領有台灣身份證或國籍之外，也必須具有認同台灣、願意為台灣貢獻的主觀意識，才能被定義為台灣人。而不論是先來後到、外省人甚或是外國人，只要具備這個條件，都可以被接受為台灣人：「不管你政治上面是偏哪邊，或者是你未來是想要統還是獨，我覺得只要是認同這塊土地為這塊土地好，我覺得就是台灣人，不管你的甚至說不是台灣國籍，但是也對台灣貢獻很多，我覺得也是台灣人(2016GM03)」、「我是感覺說有認同台灣、為了台灣的前途去想的人，這都是台灣人，無論你是外省人、還是外國人，甚至你是美國人，

你住在咱這裡，你有認同咱台灣，有為我們台灣的將來在打拼、在設想，攏是台灣人(2009SG02)」、「那這些所謂的外省人他們喔，因為這樣的一個因素來到台灣，那他們也好好的認同這塊土地，那我覺得他們也是台灣人(2002-05)」。

這些定義雖然是以對台灣的認同感作為建構標準，但也代表對我群的認知，是建立在「認同意識」的基礎之上，正如Hutchinson and Smith (1996, 6-7)所言，族群成員對於族群的歸屬，除了客觀的條件（例如血緣或種族）之外，也還有主觀的情感因素（例如成員間彼此的團結意識），故因此將「認同台灣」做為定義台灣人的條件。如郭正亮（1999, 43）指出1997年民進黨的新世代的新台獨論述，是以「凝聚台灣人民的國民意識為優先目標」，從強調對抗、歷史、正統、悲情、民族的「族群民族主義」，轉向強調團結、未來、務實、希望、民主的「公民民族主義」；同時他也認為1998年李登輝所提出之「新台灣人」所指涉的「凡是認同台灣、願為台灣前途打拼的台灣住民」，與民進黨的論述二者異曲同工且殊途同歸。因此我們也不難看出「認同台灣」這個標準，原先有著濃厚的菁英建構背景。而在本文的訪談資料中，此一說法從2000年到2016年都曾被提出，顯示這個論述已逐漸在台灣內部生根，2021年則沒有再被提及，有可能是因為台灣的公民性認同已逐漸成形（李冠成與楊婉瑩 2016），台灣人必須認同台灣已成為一種價值，故不再需要特別強調。

台灣人意涵的第四種類別是「台灣人包括閩南、客家、外省及原住民」，這個說法僅在2000年出現過一次：「我認為台灣人包括四種人：大陸來台灣的外省、還有閩南、還有客家、加上原住民，原住民也算台灣人(2000PNU01)」。

王甫昌（2003, 54）指出此一說法大概是在1993年由民進黨的葉菊蘭及林濁水所提出，且在10年內成為台灣社會中最普遍接受的族群分類方式。第五種類別的「原住民才是台灣人」和四大族群的定義一樣，雖然也是以原生的性質來做為客觀分類標準，但也偏向是從和他人（原住民）關係的比較，將自身（漢人）排除在此種定義之外的認知。此種觀點僅見於2000年及2002年的訪談中：「就是說臺灣人的祖先是從大陸來的，所以真正的臺灣人只有高山族是臺灣人，就是原住民(2000NU05)」、「我認為台灣人應該是等於原住民吧……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土生土長在這個地方的。我們只是說祖先早期從那邊移民過來給人家不管偷拐搶騙你就是給人家趕到山上去的。所以講真

話，在我的觀念裡面是原住民才、才有資格稱台灣人(2002-30)」。隨著公民式政治性認同的興起，以及與中國的密切接觸交流之後，認同的界限發生改變(boundary change) (Wang 2017)，此二種純粹以台灣為範圍的族群想像，似乎也逐漸被人們所淡忘，不過這二種分類方式立基於客觀事實，應該不會因此而消失。

從上述五種台灣人的意涵，可以初步勾勒出民衆對「台灣人」的想像為：一群生長居住在台灣（的外省人、閩南人、客家人及原住民）、具有中華民國身份證或國籍，且願意認同及為台灣貢獻的人。由這些民衆對「台灣人」族群的想像，可以看出台灣民衆的認同，有原生的屬性，也有建構的性質，因此就台灣認同而言，族群理論中「原生觀」與「建構論」的辯論，其實並非真正的重點，其關鍵應該在於「區別」的依據為何。換言之，究竟根據何種「標準」方能引發跨越歷史、超越個體「血緣聯繫」的認同感？接下來的二個項目「台灣和中國有文化差異」、「台灣和中國是不同國家」，或許可以提供一些解答。

這二種定義的方式，是以「排除法」來定義及比較與其他群體的差異，亦即從定義何者不是「我群」來界定台灣人，這兩個排除條件分屬文化及政治的面向。就文化面向而言，論點主要是雖然認知自己的祖先來自中國大陸，但仍認為台灣和中國在生活、語言、習俗及制度等方面已經有所不同，所以無法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可是我覺得我們到我們這一代，就已經是完全的臺灣人了，因為我覺得我們跟那個中國文化已經有一些差異了吧。(202104N06)」、「像我們祖先已經來了三四百年、兩三百年三四百年，像我已經十幾代了嘛！……怎麼會還去認同中國勒？……文化不一樣，完全不一樣啊！(2016GS06)」、「對因為我覺得台灣有些東西是中國大陸所沒有的，我們的文化，我們的人文、我覺得我們的環境，我們的所有一切，我覺得跟他們真的是天壤之別啦(2015ISN07)」、「但是我覺得，因為生活習慣、文化背景不同，那我無法認同，因為你想想看你去大陸，他們講的話、他們的用詞、他們的生活習慣你認同嗎？就是感覺不一樣，那我覺得說我既然生活在這塊土地上，那我就認同台灣(2000SM02)」。從文化差異來論述自身的台灣認同，此一論點貫穿2000-2021年，可以看出台灣社會對中華文化的看法，經過八、九

○年代的民主化運動及族群運動之後，已經有所轉變，國民黨政府所強調的中華文化正統受到挑戰，在2000年民進黨第一次執政之後，民眾也可以突破早期的禁忌，不再避談台灣和中國在文化上的差異。然而從資料上看來，也可以發現與中國在文化及血緣上的關連性，並沒有被完全否定，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在量化資料上（見表1），對台灣文化的認同和政治性認同相比（表2），顯得較不穩定。本文將在以下討論民眾對「中國人」定義的時，再做詳細的論述。

除了上述的文化差異之外，也有民眾從政治性認同的觀點闡述「台灣和中國是不同的國家」，值得注意的是，在資料中台灣和中國是不同國家的論述，是在2009年之後才出現，在2000、2002及2005年時，雖然民眾認為台灣和中國有許多面向不同，但尚未出現明確認定台灣和中國是不同國家的說法。不過由於在2007-2008年沒有資料，所以我們僅能確認台灣和中國是不同的國家的概念，在2009年時已然成形，而自2015年開始，持此種論點的民眾也顯著增加，論述上也傾向雖然接受台灣和中華文化的關連性，但台灣人的概念已轉變為國家認同層次上的中華民國（台灣）：「美國是從英國移民過去的對不對，他，美國跟英國一人一邊一國對不？美國有說他是英國人嘛？有嗎？同樣道理我們是，我們雖然是從大陸過來的，但我們住在這裡這麼久了，到後來該會說我是中國人嗎？(202104G03)」、「如果說今天是一個英國人跟美國人，美國人會去思考說我是文化上的英國人嗎？(2016GY05)」、「就是我覺得大陸跟我們是不一樣的……我們的文化雖然源自同源，但是已經分離了一段時間，我覺得已經算是分開了，這是我對他們的感覺……而且這麼多年的分裂，所以我覺得我們是不同的國家(2015INN03)」；此外也有民眾直接就台灣擁有人民、土地、政府、主權的國家要素，來論述台灣與中國是不同的國家：「我覺得如果要問定義的話，就是台灣人可能就是生活在台澎金馬，然後拿綠色護照的人這樣子，然後如果是中國人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我覺得對我來說這兩個名詞比較會就是在一個法律界定上面的國籍，這是兩個很清楚不同的地方(2015ING08)」、「而且臺灣在現在來講，有自己的民選總統，有自己的國防，是實質上的獨立，响。所以，我們當然是臺灣人(2011TSQF01)」、「台灣人就是台灣人，中國人就是中國人，他們有一個政府，他們使用他們的銀票（台），咱台灣政府使用自己的銀票……中國人民共和國沒有把我們

統治到，咱們正確是台灣人(2009SG07)」。資料上也顯示此一觀點已逐漸跨越政黨認同、省籍、年齡及地區的差異，¹⁰呼應本文表2所顯示的，已經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台灣民眾認為台灣和大陸是二個不同的國家，其原因應該在於血緣文化並不完全是國家認同的標準，正如一位民眾所說的：「我覺得我是華人但是我不會覺得我是中國人……一個是文化就是或者種族，就是race或是nationality不一樣……我們是同一個文化圈沒有錯，可是不會是同一國的人(2015ING08)」。從族群運動往往會以建立主權國家作為運動目標的觀點而言 (Abdelal et al. 2009, 23; 吳乃德 2005, 13)，民進黨以「政治民主化」及「本土化」為訴求，以建立一個屬於「臺灣民族」（包括認同臺灣這塊土地的本省人及外省人）的國家之目的（王甫昌 2003），經過民進黨二次執政之後，似乎逐漸得到民眾的認同。

相對於「台灣和中國大陸是不同的國家」的意見，也有另一種不同的看法是將台灣視為一個「地方」或「區域」的名字，而認為「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地方」，此種類別的性質包括界定身份的規則，也是如何看待自身的認知，而在2016年時，「是台灣人但國號是中華民國」的論述也更加清晰：「（台灣）只是一個區域、區域這樣子，可是如果是說真的講的話，就是講台灣人，但是我是中華民國的台灣人這樣子(2016BNM04)」、「然後台灣的話目前就是地名，就是這一個島叫做台灣這樣。可是它就不是國家，除非獨立成立台灣國，那就真的變成一個國家的名字(2016BNY03)」、「如果你說你要很仔細問說我是哪一國人？那我認識的國號就是中華民國……我覺得台灣對我從小到大它就是一個區域，一個名字，並不是一個國家(2016BNM08)」、「因為台灣人這不是一個國家名詞，這算是一個地方名詞，譬如說，我們就算台灣也有分，你是台中人，還是你是高雄人，對啊！因為我都不是講一個國家(2006NME06)」。持此種論述者，背景都是屬於支持泛藍、外省籍或傾向統一者，¹¹此一類別和第七類的「台灣和中國是不同的國家」的論述，並不完全

¹⁰ 詳細引言請見附錄三。

¹¹ 在質性研究上，因為不是代表性樣本也不用於推論，數字或數量通常沒有太大的意義，但一種意見全部來自類似背景民眾，就值得加以注意。

互斥，二者都可能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但詮釋理由並不完全相同。以台灣為國家認同標的者，雖然可能也會同意台灣的國號是中華民國，但相對於台灣只是中華民國一個地方的擁護者而言，台灣人是地方或故鄉認同，沒有國家的意義，中華民國才是國家認同的對象。此種「一個台灣（或中華民國）、各自表述」的情況，也是台灣認同尚未形成共識的表徵之一。

二、「中國人」認同的意涵

對於「中國人」的意涵，從歷年資料分析的結果，共有七個項目（見表4），我們同樣可以從認同「內容」的觀點切入，來看民衆對於「中國人」的想像是什麼，以及如何區分中國和台灣的差異。

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定，最主要是從「中華歷史文化的傳承」來界定，這是一種對於自身定位的認知，這個觀點同樣貫穿2000-2016年，但此一看法在2021年時就不再被提及：「不管從文化或者從種族的血統、歷史文化來看，大陸兩岸其實都是中國人，廣泛的中國人(2000NU04)」、「單純就是中國、講中文的人，中國文化背景的人，就傾向這種、這種解釋……如果是考量到文化上的話，我會毫不避諱說我是中國人(2002-27)」、「我是覺得說中國文化沿襲下來我就是中國人(2011CUSQD05)」、「那我們講的中國是一個五千歷史文化以及這個大錦繡河山的那塊土地……我認為從歷史淵源上來講，我們從這個、這個文化來講，應該還是屬於中國人這個概念(2009SG02)」。

此一偏向原生性質的論述，是定義「中國人」的重要依據，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就表1的文化認同上，仍然有約40-50%的民衆承認台灣文化和中華文化的關連性。但也許就是因為此種中國人認同，可能僅有文化傳承及情感上的意涵：「如果你就文化上的，文化上我們其實也有可能是有空間，說是文化上的中國人(2016GY05)」、「這個中國的意義是指文化認同上的中國……對我來講那個中國人的中國不是國家名稱，他是一個文化情感(2015INN06)」，因此對很多台灣民衆而言，並沒有轉化為政治上的國家認同。雖然可見的情況是隨著世代的交替，台灣與中國的聯結愈來愈弱，然而研究也發現1985年之後出生的年輕世代，接受的教育內容是不再以中國文化與歷史為主的「認識臺灣」教材，

表4 「中國人」認同的定義及內涵

編號	項目	性質	分類類型	出現年代
C1	中華歷史文化的傳承	原生	建構標準 認知模型	2000-2016
C2	血緣（祖先）來自中國	原生	建構標準 認知模型	2000-2021
C3	中國人是華人（中華民族）的統稱	原生	建構標準 認知模型	2000-2021
C4	中國人是指漢民族	原生	建構標準 認知模型	2002-2016
C5	中國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大陸人）	建構	建構標準 關係比較	2000-2021
C6	中國人等於中華民國（人）	建構	建構標準 認知模型	2002-2016
C7	中國人包括大陸人和台灣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原生 建構	建構標準 關係比較	2000-2015

資料來源：劉義周（2000；2002）、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06；2009）、鄭夙芬（2010；2011；2015；2016；2021a）。

對於臺灣歷史與文化的認識較其他世代更為深入，他們不意外地是台灣意識最為強烈的「天然台」世代（Wang and Cheng 2020; 林珮婷、鄭夙芬與王德育 2020, 99-100）。但或許是因為他們接受的是相對較為平衡的臺灣與中國文化課程，也沒有經歷族群衝突的年代，他們反而能較為客觀地能夠接受台灣和中國在文化上的聯繫。¹² 然而台灣社會對中華文化的認同雖然依舊存在，但「中

¹² 2016-2021的三筆調查資料都呈現年輕世代認為台灣文化和中華文化有關聯性的比例，有高於其他世代的情況。（鄭夙芬 2016；2019；2021b）

國人認同」的比例，從1992年的25.5%降到2020年的2.6%（圖1），甚至連雙重認同也在大幅下降中(46.4%-29.9%)，此一變數逐漸傾向政治上的國家認同意義，應該更為顯著。此外在2016年的一個團體訪談中，¹³ 所有參與者都明確表示被問到自己是中國人或台灣人這個問題時，是從國家認同的角度來回答。

除了相同的歷史文化之外，在原生論的想像中，相同的血緣也是一個重要的認同因素，因此對許多民衆而言，「血緣（祖先）來自中國」是一個認定中國人的重要元素：「我的祖先是中國那邊來的，我的祖先不是台灣人，來自於中國，我們居住在台灣，咱唐山過台灣嘛，我沒有否定他們的存在，因為我們不可能否定我的祖先(2002-01)」、「源自同一個祖先嘛，所以中國人就，就是大陸和台灣，都是中國人(2006SGY01)」、「我認為所謂中國人，今天在台灣偏安五十多年也好，你不管是說，台灣的這一些外省人第二代、第三代，他跟大陸上那第二代、第三代，就血緣來講，他還是有一些血緣關係啊(2010N102)」。

此一原生血緣的認知，可見於2000-2021年的訪談中，然而在2016及2021年時被提及的次數相對減少許多，且傾向僅是種族上同根同源的意義：「我還是比較傾向中國對我來講……它的意義是比較傾向，並不是單單純純的屬地的這個地域的這個觀念，而是種族跟血液的問題(2016BNM02)」、「中國人的意思就是我們都是中華民族，我們就同一個民族我們是同一個血緣、同根(202104B07)」。

這顯示台灣社會中仍然認同台灣和大陸的血緣聯繫，但也和中華文化傳承一樣，或許成爲一種客觀事實的存在。這或許可以解釋爲何純粹的中國人認同，在台灣社會僅剩不到3%，但雙重認同仍有約三成左右的比例。

中國人意涵的第三個詮釋項目是「華人」，此一概念較多是從中華文化傳承或炎黃子孫（中華民族）的觀點來討論「中國人」，是屬於原生聯繫(primordial ties)的族群想像，將中國人視爲一個中華文化圈或中華民族的概念，此一定義除了是界定的規則之外，也是一種辨識自己及分類他人的認知模型：「我覺得中國人就是一個統稱華人的意思(2016BNY08)」、「所以我是純就血緣來看，中國人指的就是華人(2000NI01)」、「我是單純從血統上面來談論

¹³ 36-40歲泛綠團體（代號2016GM）。

啦，就是中國人包括、我相信應該在台灣或是說在大陸的，沒有人否定說我們是華人吧！(2006NME03)」、「我現在所謂的中國人指的是比較偏向於民族的，就是、嗯、嗯、炎黃子孫，華夏這個民族(2002-26)」、「新加坡也是很多中國人啊，應該是說是在全世界的華人，就是中國人(2015ISB03)」。中國人指「華人」應該純粹從文化血緣的想像來理解，不能被賦與政治上的意涵，否則會有邏輯上謬誤，因為此一定義是將外國的華人置於自身的國家認同之外，例如新加坡華人或馬來西亞華人，即使認同自己華人的血統，但在國籍上則很清楚的就是新加坡籍或馬來西亞籍，而不會是「中國」籍：「他們認為他們是馬來西亞的華人，而不會說他們是中國人(2000NI05)」，正如一位受訪者指出的：「大陸人很喜歡說我們都是中國人，但我覺得他們所謂的中國，在我看來是所謂的中華文化，因為他們的中國範圍很大，馬來西亞華人他們覺得是中國人，新加坡華人他們也覺得是中國人，可是我會覺得他們指的中國應該是中華文化圈的概念，我會承認我是華人，但我不覺得我是中國人(2016BNY06)」。

另外一個對於中國人意涵，同樣屬於從原生的血緣及文化來歸類及想像族群，而認為中國人是「漢民族」。持這個論點者並不多，但這個論述雖然指稱的是可能是較偏向「華人」的概念，然而卻直接化約為較為狹義的「漢民族」：「那你問種族的話我當然中國人啊，當然就、就是、就是漢人嘛(2016BNM02)」、「我把中國定義為漢民族……這是一個文化教育上的傳承，那我是接受這方面文化教育，血統也有一定，但是以目前來看的話，我們所行的語言文字，大部分都是接受漢民族的文化遺產(2009NG07)」。此種忽略在中國境內存在其他民族的情況，或許是無心之誤，但也可能反映的是長期以來的大漢民族主義心態。

上述的四個中國人意涵，是屬於從原生性的文化性認同角度來做認定，但接下來的二個「中國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大陸人）」及「中國人是指中華民國的人」，則是從政治性認同的角度來討論中國人。「中國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大陸人）」此一項目，同樣從2000年的訪談即已開始出現。然而不論是將中國人視為大陸人或直接指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以族群界限的觀點而言，都是以「排除」的方式，將「中國人」視為和

自身「不同國家」的「他群」：「（中國）就是一個海峽另一邊的另外的一個國家(2011TSQI04)」、「可是我們台灣人就是台灣人，因為我們在這塊地方長大生活的，那跟中國是不一樣的，那中國他就是一個國家，中國人就是中國國家下面的人(2016BNY01)」。從這些排除的論述中，可以看到完整的人民、土地、政府、主權之國家概念：「我認為的中國人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些國民，他們是中國人(2002-15)」、「在大陸的叫中國人(2000PNU03)」、「（中國人）就是在中國那塊土地上長大的人，拿中國籍護照的人(2016BNY06)」、「中國人就是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統治下的人，稱為中國人(2006SGY03)」、「目前像現在的政治這樣的現勢看起來，中國當然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2016BNM02)」。正如表2的量化資料所顯示的，已有三分之二左右的台灣民衆認為台灣和中國大陸是兩個不同的國家，從認同理論的界限觀點，顯示台灣的認同已進入國家認同的階段，而本文的質性資料所呈現的相關論述，則提供詮釋的因素：中國人已被視為不同的群體，認同的界限已改變為以「台灣（中華民國）」為我群，和他群「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對立。

相對於上述將中國人視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的說法，也有另外一種將「中國」解釋為「中華民國」的意見。持「中國人等於中華民國（人）」此種意見的人數不多，是一種將中華民國界定為中國正統的概念：「我覺得我自己是屬於中華民國的國民，我是中國人(2002-40)」、「本來就是從那邊來的啊……中國人但是也可以叫中華民國(2015ISN02)」，此一說法在2016年時仍然存在：「因為畢竟我們五十歲以上成長的人我們是受過國民黨的教育啦，我們就是堂堂正正、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這深植我們的，在我們心裡面也拿不出來(2016BNS06)」。這裡的中國明顯指的是國民黨黨國體制下的中華民國，不過此種說法在2021年並沒有再出現，或許沒有消失，但可能已淹沒在政治現實中。在2016及2020年蔡英文的就職宣言明確宣示：「我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當選總統，我有責任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和領土」、「過去七十年來，中華民國台灣，在一次又一次的挑戰中，越發堅韌團結」¹⁴ 由此，

¹⁴ 蔡英文，2016，〈總統發表就職演說 宣示改革決心 打造「團結的民主」、「有效率

民進黨承認台灣等同於中華民國的轉變，重新為台灣定位，也突破國民黨長期所形塑的中華民國為中國正統的論述。

「中國人」意涵的最後一個類型，認為「中國人包括了大陸人及台灣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國人就是包括大陸、包括台灣，永遠都是中國人，從小我們讀書的那個課本上教的啦(2015INB06)」、「因為我們接受的那個教育啊，還有一些一些環境啊，就是大陸人跟台灣人其實都是叫做中國人，我們都是中國人(2015ISN05)」、「因為我們台灣人以前也是，除了原住民啦，大家都是從大陸來的很多，是不是這樣子講，那說中國人包括大陸的人、台灣的人，應該是這樣子想才對(2000SB03)」，這個論述的主要重點是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份：「所以我認為台灣人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06NME08)」、「我覺得台灣本來就是中國的一部份啊！只不過是我的出生地是在台灣而已啊！對啊！我還是中國人啊！……這一塊領土本來就是屬於中國的你要怎麼把它切掉？(2006SBY03)」，持此一論述者的「我群」包括了中國人及台灣人，是較為大中國意識的立場，然而資料顯示他們幾乎全部都是泛藍、外省籍或較支持統一的民衆，沒有任何泛綠支持者。同時此一論點最後出現在2015年，或許也可以看出在民進黨2016年重新執政後，所建構的「中華民國台灣」論述，隨著時間的演進，對於認同的實質內容已有所影響。

三、「都是（雙重認同）」的意涵

台灣人及中國人的雙重認同是台灣民衆認同的特色之一，但就認同的界限而言，卻是一種令人混淆的概念，應該是台灣特殊的歷史背景及環境下的產物。基本上，當民衆討論「都是（雙重認同）」的意涵時（表5），會先陳述對中國人或台灣人的概念為何，這些部份已在前述的討論中分別歸類，以下的重點則在於民衆是從什麼觀點來結合台灣人與中國人二種認同。

的民主」、「務實的民主」〉，中華民國總統府，5月20日，<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0444>，檢索日期：2022年1月11日。

表5 「都是（雙重認同）」的定義及內涵

編號	項目	性質	分類類型	出現年代
B1	文化血緣連結中國，出生生長歸屬台灣	原生	建構標準 關係比較	2002-2021
B2	文化血緣連結中國，國家認同台灣	原生 建構	建構標準 關係比較	2002-2021
B3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原生	建構標準 認知模型	2000-2015

資料來源：劉義周（2000；2002）、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06；2009）、鄭夙芬（2010；2011；2015；2016；2021a）。

「都是（雙重認同）」的第一個類別是「文化血緣連結中國，出生生長歸屬台灣」。屬於此一類型的民衆，是純粹由原生的觀點來界定及認知「都是（雙重認同）」，此一類型的我群想像是「祖先來自中國大陸、傳承中華文化、但現在生長居住在台灣的人」，是屬於從文化認同的觀點來看台灣人及中國人的意涵，較不牽涉政治性認同問題。此一論點貫穿2002-2021年，但以外省、泛藍或政黨中立的民衆為主，然而此一論述中，也包含二種不同的類型，一種主要是外省籍的民衆，即使不是第一代，他們的雙重認同主要是來原生家庭的中國的血緣文化傳承，以及自身的台灣居住生長經驗：「我是外省籍的，然後我又在這邊生長，所以我兩個都愛，那只是說你說你長的地方，你待的，那邊我都沒有去過嘛，可是我也不曉得爲什麼，我想說可能就是你的原生家庭給你灌輸進去的(2010N103)」、「文化上我就是中國人，OK，那可是我從小我在這邊長大，我從小在這邊出生，我爸雖然是、我爸從大陸那邊過來的，那我媽是本省人，我覺得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2006NME03)」、「我覺得我自己是兩者皆是……即使你是不認同的話，你的祖先一樣是從大陸那邊傳承過來的……我也是外省人，爸爸媽媽是外省人，我是台灣長大的，所以一定會說啊我是台灣人(2016BNS08)」。由於台灣曾經歷省籍對立的年代，對於許

多外省籍民衆（尤其是年長的第一代或第二代）而言，省籍差異是切身的感受，然而對台灣此一生活成長環境的認同，也是形成雙重認同的主要因素：「我兩者都是……因為我們從小是住眷村，根本沒有台灣人……應該是血緣跟文化吧，跟政治完全沒有關係……因為我是生在這裡、長在這裡，我也愛台灣啊(2010S101)」、「我父親是職業軍人，然後、之後到大陸、到台灣來，然後我母親是台灣人，苗栗人……在我們的觀念裡面，你說要我們自己認定自己是台灣人或是中國人，這兩個要選一個，那是蠻困難的。因為基本上我們是在這裡土生土長，我們也很喜歡這個地方……然後我領身分證的時候78年……我的身分證上面的籍貫是寫湖北省，所以我……認定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2002-22)」，甚至對台灣的歸屬感也會超越血緣的聯繫：「因為我是在台灣生的，雖然我父母兩個都是外省……但基本上我是認同我是台灣人，我說我是在那邊生長的啊！像我父母他們都會想要回到那邊去……他們回去因為有那種歸屬感，可是我回去過，我好像沒有那種感覺你知道，因為我覺得我都是(2006NME02)」。1998年李登輝提出的「新台灣人」後來逐漸演繹成不管先來後到，只要認同這塊土地，就是台灣人的論述，¹⁵ 相當程度產生緩和省籍對立的效果，也成為外省人的認同建構轉換的基礎。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與世代交替，台灣內部省籍問題逐漸消弭，兩岸差異卻日益明顯，中國的文化血緣牽絆，顯然更無法凌駕對台灣的歸屬感。

此一類型的第二種是對文化血緣的歸屬感，與省籍身份無關，純粹是由飲水思源的角度出發，認為不能捨棄根源：「其實我會說我的根是中國，但是我是臺灣人。……說真的我們每個人都飲水思源啊……慎終追遠，這是不可磨滅的，因為我們的血就是那樣子。(202104B04)」、「我覺得應該兩者都是，因為、居住跟你的生長是在台灣，你的文化、你的血緣是在源自中國，這一個我們自己都心知肚明，都非常清楚(2016BNS01)」、「我是可以說很老很老的台灣人……我們祖先一直交代下來，一代一代都叫我們不忘本，都叫我們是福建安溪……就中國人……因為種族是不會變的，血統是不會變的

¹⁵ 1998年李登輝為馬英九的台北市長選舉助選時，首次提出這個說法，而2005年「新時代台灣人的涵義」中，則有更完整詳細的論述（李登輝 2005）。

(2009NB06)」、「我是中國人，我是台灣人。……但是我們的觀念裡面，台灣就是台灣，我的祖先來自中國，我沒有辦法否定他……那你這樣子否定了中國，就是忘恩負義，對不對？違背了、人家說背祖，是這樣子的(2002-01)」。此類論述與上述外省籍民衆的中國人論述之差異，在於他們並不是來自原生家庭的傳承，而是純粹以血緣文化淵源為想像基礎，二者的認同形成機制並不相同，但相同的是中華血緣文化的聯繫，並無法超越因為在台灣成長生活而產生的認同感。

相對於上述純粹由文化認同觀點的雙重認同論述，另外一種「文化血緣連結中國，國家認同台灣」類別，則是雖然承認台灣與中國在文化及血緣上的連繫，但在政治上則無法認同和對岸是同一個國家。此一類別同時包含認知自身在文化血緣的定位及國家的歸屬，對中國主要是文化性的認同，但政治性認同認為自己的國家是台灣（中華民國），但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排除在我群之外：「如果現在說你是台灣人嗎，你是中國人嗎？如果人家這樣問你，我覺得我會答是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除非在就是在種族或文化的傳承上是，可是在其他上我就覺得不會……感覺中國人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感覺上是這樣，但我並不認為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2006NBY05)」、「他們都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那個中國叫什麼？他們說這樣對岸說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應該是有一個比較相通的東西應該在文化方面吧！……在這將近四、五十年我們住在台灣這邊，我們的治權，我們所有的治權都沒有到、及過中國大陸嘛！所以說這一塊地方應該叫中華民國，也叫台灣嘛！(2006NME03)」、「那我會覺得其實我們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就是我們國家……雖然我們講是講說流著中國人的血……我們的主權是在這裡，我們還是可以跟他們做一個區隔(2016BNY04)」。台灣等於中華民國的論述，應該是從2005年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的演講時所稱之「中華民國在台灣(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開始，此項國家認同的建構，也讓「中華民國」逐漸成為台灣民衆可以接受的國名之最大公約數。¹⁶ 正如2016年一位民衆所言：「我們的國家的話我簡單定義

¹⁶ 在2016年的焦點團體訪談中，曾經詢問「如果我們要參加國際活動時，例如出席國際會議或體育比賽等，在中華民國、中國臺灣、中華臺北、臺灣、中國五個名稱中，你最想

我的認為是就是，一群在就是不管反正一群願意就是一起大家一起生活一起共同走下去，為這個群體一起發展的人，然後中華民國當然就是指現在這個，然後台灣就是目前中華民國這個國名的政府，它實質統治的領域，所以就是這三個（我們的國家、台灣、中華民國）對我來講他是一模一樣的……就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不管叫台灣還是不管叫中華民國，或者叫什麼名字，對我來講我會覺得沒有太大差別，(2016GY09)」，此一國家認同的論述，發展至2019年轉變為蔡英文總統在國慶演說中提出的「中華民國台灣」，¹⁷ 並強調「中華民國台灣」是台灣社會最大的共識。¹⁸ 此一中華民國等於台灣的國家認同論述發展，也應與台灣政治民主化與族群運動同時發展的背景有關，當台灣的群族運動結果也讓台灣轉變為民主體制之後，更凸顯和中國大陸在政治制度上的差異，這也是一些民衆無法認同中國的主要因素：「我們說真的，血緣關係很難切，不能切的……我實在很反對大陸就是，中國大陸，中國就是這樣子，我們是，不認同他的制度……這就是說，我們只是反對，反對說他們的政…制度(202104G03)」、「我也是台灣人啊！啊我也是中華民國的……我是認同是我們以前是由那一邊過來的，所以我們也可以算中國，但是因為思想方面不一樣…….他們還是都是國家權力強迫，我們是屬於開放的(2016BNS07)」、「我基本上是認為我們的國家就是中華民國，那跟中國呢，有某種的交集……我們以歷史淵源來講，當然是同一個老祖先，但是現在他們經過文革，經過這個共產黨，在他們那種教育之下，跟我們的想法，對事務的看法完全不一樣(2006NME06)」。由台灣近代政治的發展，不難看出台灣民衆的國家認同，

用哪一個名稱參加活動？」結果大多數的泛藍背景參與者的第一選擇是中華民國，第二選擇是台灣；而大多數的泛綠參與者第一選擇是台灣，第二選擇是中華民國，顯示藍綠民衆都可以接受中華民國做為國號。

¹⁷ 黃欣柏、楊淳卉、陳昫，2019，〈蔡英文國慶致詞：中華民國台灣不分藍綠〉，自由時報電子報，10月11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324057>，檢索日期：2022年1月13日。

¹⁸ 2020年1月6日蔡英文總統接受訪問也再重申：「我們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我們叫自己中華民國台灣。」（We ar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lready and we call ourselves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相關報導可見於：BBC中文網，2020，〈蔡英文接受BBC專訪談台獨一字之變引關注〉，BBC NEWS，1月20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1176208>，檢索日期：2022年1月13日。

可能與精英建構有著密切的關聯性，尤其這一類即使仍存有原生文化性認同的民衆，他們的政治性認同，也發展出明確的我群（中華民國／台灣）及他群（中華人民共和國）差異。

「都是（雙重認同）」的第三種類型較為特殊，他們的認知是台灣包含在中國裡面，所以台灣人應該都屬於中國人的一份子，因此他們對「都是（雙重認同）」意涵的認知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是台灣內部較為少數的大中國主義意識者：「我是中國的台灣人，這樣子就表示說，我們這樣、這樣講出來的話，可能他們就會瞭解中國說，喔中國還有一個地方是台灣……我是中國的台灣人，這就是你台灣就是包含在中國裡面(2002-23)」、「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如果用一個圖形來講，我覺得應該中國人是一個很大的圈圈，然後台灣人是在裡面的，所以台灣人應該都是中國人這樣子(2015INB01)」、「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就是說，我是在一個這個大家庭裡面的人，一個小份子(2002-11)」，此一說法在雖然在2015年之後，在訪談中便未再被提及，或許不是消失，而是因為太小眾或非主流，正如量化資料所顯示的，雙重認同者也在大幅減少中（由1992年的46.4%到2021年只剩27.5%）。

由上述2000-2021年民衆對於台灣人、中國人及雙重認同意涵的論述，所歸納的18個項目，其中包括原生性的中華文化血緣及建構性的國家認同因素，而這18個認同項目分類可以再分成「以台灣為我群」、「歷史血緣的客觀論述」、及「大中國意識」等三種類型（見表6）。「以台灣為我群」這一類，包括9個認同項目，其中T1「生長居住在台灣的人」、T2「領有身份證或國籍的人」、T3「願意認同台灣、為台灣貢獻的人」、T4「台灣人包括閩南、客家、外省及原住民」、B1「文化血緣連結中國，出生生長歸屬台灣」及B2「文化血緣連結中國，國家認同台灣」等6項的論述，都是明顯地以台灣為認同的主體。T5「台灣和中國有文化差異」、T6「台灣和中國是不同國家」及C5「中國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這3項則是以排除法，將台灣與中國視為不同國家。而這些論點都是在主客觀條件的想像中，將台灣視為我群，並明確地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他群。對於中國人定義的C1「中華歷史文化的傳承」、C2「血緣（祖先）來中國」、C3「中國人是華人（中華民族）的統稱」及C4「中國人是指漢民族」四項及認為「原住民才是台灣人」

的T8項，則可以被視為對血緣或文化傳承的客觀論述，但從本文中所引用的民衆論述，可以看出這些原生的因素，大多僅是事實的描述，並無法超越個人對台灣的歸屬感，尤其C1「中華歷史文化的傳承」，在2021年便不再被提及，台灣和中國似乎僅留下血緣的連繫。至於其餘的T7「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地方」、C6「中國人等於中華民國人」、C7「中國人包括台灣人和大陸人」、B3「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四個項目則屬於台灣內部較少數的大中國意識，然而這四個項目，同樣在2016年之後，就沒有再出現在訪談之中。

正如Abdelal等(2009)所指出的，在集體的認同形成過程中，認同的內容不是固定不變的，會因對其意義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而改變。本文資料顯示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來，雖然台灣社會中對於認同存在各種不同的意見，然而在認同內涵上，大多數的意涵項目都貫穿2000-2016年。值得注意的是以台灣為我群的論述最為鮮明，持續至2021年的項目大多集中在這個類別，認同的標的也很明確地集中在「台灣 / 中華民國」，將台灣和中國視為二個不同國家的論述，不論是出現的頻率(frequency)或是論述(人數)的廣泛性(extensiveness)都顯著多於其他項目¹⁹；反之，大中國意識則顯著逐漸消退，甚至在2016年之後已不再出現；與中國血緣文化傳承的連繫雖然仍舊存在，但傾向是一種客觀事實的論述。此一結果讓我們可以比較確定目前台灣認同的主要差異，應該是在於台灣和中國在政治上的關係，而從民衆的論述也可以看出，在我群的認同意識上，政治性認同因素的重要性，應該高於文化血緣等原生因素，而且隱然可以看出一個「台灣 / 中華民國」國家認同的共識傾向。上述認同意識持續以台灣 / 中華民國為認同標的、與中國原生聯繫的重要性逐漸減退、以及中大中國意識也消失在台灣民衆的認同想像之中的現象，或許可以為量化資料中，中國人認同及雙重認同不斷減少的情況，找到詮釋的因素。

¹⁹ 本文分析的資料顯示，第一類以「台灣為我群」的論述約有327則，其中明確將中國視為「不同國家」的論述(T5、T6、B1、B2、C5)，大致約有200則；第二類「血緣文化傳承的客觀論述」約有93則；第三類的「大中國意識」約50則。雖然在質性研究中，計數通常不是重點，但也可以做為意見傾向的參考。

表6 台灣民眾認同性質分類

以台灣為我群	血緣文化傳承的客觀論述	大中國意識
T1 生長居住在台灣的人 (2000-2021)	C1 中華歷史文化的傳承 (2000-2016)	T7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 個地方(2000-2016)
T2 領有身份證或國籍的人 (2000-2016)	C2 血緣(祖先)來中國 (2000-2021)	C6 中國人等於中華民國 (人)(2002-2016)
T3 願意認同台灣、為台灣貢 獻的(2000-2016)	C3 中國人是華人(中華 民族)的統稱(2000-2021)	C7 中國人包括大陸人和 台灣人(台灣是中國的一 部份)(2000-2015)
T4 台灣人包括閩南、客家、 外省及原住民(2000)	C4 中國人是指漢民族 (2000-2016)	B3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2000-2015)
T5 台灣和中國有文化差異 (2000-2021)	T8 原住民才是台灣人 (2000-2002)	
T6 台灣和中國是不同國家 (2009-2021)		
B1 文化血緣連結中國，出生 生長歸屬台灣(2002-2021)		
B2 文化血緣連結中國，國家 認同台灣(2002-2021)		

資料來源：劉義周（2000；2002）、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06；2009）、鄭夙芬（2010；2011；2015；2016；2021a）。

說明：括弧內數字為出現之年代。

伍、結論

本文以2000至2021年的訪談資料，從民眾直接的認定與論述，探討台灣民眾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意涵。分析結果在「台灣人」部份歸類有八

個項目，「中國人」部份則有七個項目，「都是（雙重認同）」則有三個項目。本文的分析可以歸納出幾個結論：首先，台灣民衆的認同同時包括原生及建構的特性，在對「台灣人」的界定上，無論是主觀的「生長居住在台灣的人」、「包括閩南、客家、外省及原住民四大族群」或是客觀的「領有身份證或國籍」、甚或是「台灣和大陸有文化差異」、「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地方」、「原住民才是台灣人」的論述，以及民衆對於「中國人」認定中的「中華文化歷史的傳承」、「血緣（祖先來自中國）」、「華人的統稱」、「漢民族」以及「（二者）都是」的「文化血緣連結中國，出生生長歸屬台灣」，都符合原生論的觀點中，著重與地域、血緣、種族、宗教、語言及風俗的原生連繫；然而「台灣和中國是不同國家」、「願意認同台灣、為台灣貢獻的人」、「中國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中國人等於中華民國人」、「文化血緣連結中國、國家認同台灣」等這些政治性認同的類目，則有著台灣特殊政治環境下，政治菁英對於認同建構的軌跡。也由於台灣民衆的認同同時包含著原生與建構二個面向，或許是台灣民衆的認同呈現相當複雜面貌的原因。

其次，來自原生的文化性認同與菁英建構的政治性認同，同時在台灣社會交織與拉扯，則讓台灣民衆的認同仍然未能達到共識。誠如Abdelal等(2009)所指出的，認同的「內容」是社會成員經過與「爭論」的結果，在社會認同未達到共識之前，認同會因為成員對「內容」的同意或不同意而產生改變。本文的資料則顯示台灣的社會內部，仍然處於對認同內容進行「爭論」的過程，這些歧見出現在台灣的社會成員，對於與中國的關係，在文化和政治二個面向，各自有著複雜的認同與不認同。本文的分析中，有些台灣民衆以文化上的差異，來界定台灣人的身份，但也有成員接受台灣和中國在血緣及文化上的連繫。同時，我們看到台灣民衆逐漸在政治性認同上，將中國和台灣視為不同的國家，甚或也將中國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我們的中華民國有所區分，但也有民衆則仍然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上述這些對於認同內容的歧見，除了代表台灣尚未形成集體的認同之外，也顯示台灣認同仍在流動與變化當中，需要持續的觀察。

雖然對於台灣民衆認同內容的觀察及分析結果，讓我們得知在台灣集體的認同尚未形成，但從認同界限的觀點，本文的資料支持台灣認同已進入「國

家認同」階段的論點。誠如前言，認同的關鍵在於如何界定我群與他群之間的差異，從民衆對於台灣人與中國人意涵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在歸納出來的八個「台灣人」的項目中，除了「原住民才是台灣人」之外，其餘七個項目都是從「我群」的角度來看界定「台灣人」，認為台灣人是一群出生生長在台灣、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認同台灣、願意為台灣貢獻的人，而且和中國不僅有文化的差異，也是不同的國家，對台灣人的這些定義同時也包括人民、土地、政府與主權等國家的條件；而界定「中國人」的項目中，中華文化傳承、血緣、華人或是漢民族這四個項目，是對原生文化的認同，但論及政治性認同時，則是將中國人視為不同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亦即直接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定為他群；至於對雙重認同的界定，是即使承認台灣與中國的文化連繫，但在政治上，仍然認同台灣才是自己的國家。總而言之，從過去二十多年來民衆對於認同的論述可以看出：台灣民衆的認同內容變化不大，持續且集中在以台灣為中心的我群意識；與中國的原生聯繫雖然同樣持續存在，但多僅被視為客觀事實，無法產生或轉換為我群的認同意識；變化較大的是大中國意識，雖然不可否認在台灣內部仍然存在懷抱大中國意識的民衆，然而大中國意識的認同內容，已幾乎完全消失在民衆的論述中。上述的分析結果也顯示台灣認同的標的，明顯是以台灣／中華民國為主流，此種現象應該是雙重認同及中國人認同大幅消退的轉換軌跡及因素。

至於臺灣人／中國人認同的變化因素，楊婉瑩與李冠成（2011, 96）認為：「個人的國族認同受到歷史文化與族群經驗影響，也受到外在政治社會環境變遷的作用」，其他研究也指出也可能與：臺灣內部政治民主化及臺灣本土化(Taiwan indigenization)運動，所產生的社會氛圍與教育的本土化趨勢、在外部政治環境上，因為中國大陸的排擠，台灣長期被孤立於國際社會，讓民衆產生台灣自我定位的心理需求、以及近年來中國大陸對台灣不斷的文攻武嚇的威脅有關（Wang 2017; 王甫昌 1997; 2001; 林珮婷、鄭夙芬與王德育 2020; 鄭夙芬、王德育與林珮婷 2018）。日本學者若林正文也指出台灣因為政治民主化而產生「中華民國的台灣化」（包括政治菁英、政治權力正統性、國民統合意識形態及國家體制的台灣化）（若林正文 2021, 21-46; 435），而台灣主要政黨在認同意識上的差異，在選舉中不斷的競爭（小笠原

欣幸 2021；王甫昌 1998；徐火炎 1996；張傳賢與黃紀 2011），也塑造及改變台灣民衆的認同意識。上述這些台灣認同的變化因素，應該也存在於過去二十多年的訪談資料中，但因為本文的重點在於處理台灣認同的內涵，以界定認同的界限，資料量已相當龐大，限於篇幅未能處理持續及變化的因素，這是本文的研究限制，但也是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參考文獻

- 小笠原欣幸，2021，《臺灣總統選舉》。台北：大家出版。
- (Ogasawara, Yoshiyuki. 2021. “tai wan zong tong xuan ju” [Taiw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Taipei: Common Master Press.)
- 王甫昌，1993，〈省籍融合的本質——一個理論與經驗的探討〉。收錄於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臺北：業強出版社。
- (Wang, Fu-chang. 1993. “Sheng ji rong he de ben zhi: yi ge li lun yu jing yan de tan tao” [The Essence Ethnic Assimilation: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quiry]. In “Zu qun guan xi yu guo jia ren tong” [Ethnic Rel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eds. Mau-Kuei Chang. Taipei: Ye-qiang)
- ，1997，〈臺灣民主政治與族群政治的衝突〉，收錄於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臺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臺北：月旦。
- (-----, 1997. “Tai wan min zhu zheng zhi yu zu qun zheng zhi de chong tu” [The Conflict of Democracy and Ethnic Politics in Taiwan]. In “Min zhu de gong gu huo beng kui: tai wan er shi yi shi ji de tiao zha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or Breakdown? Taiwan’s Challenge in the 21th Century], ed. Ying-lung You. Taipei: Yue Dan Publishe.)
- ，1998，〈族群意識、民族主義、與政黨支持：1990年代臺灣的族群政治〉，《臺灣社會學研究》，2: 1-45。
- (-----, 1998. “Zu qun yi shi, min zu zhu yi, yu zheng dang zhi chi: 1990 nian dai tai wan de zu qun zheng zhi” [Ethnic Consciousness, Nationalism, and Party Support: Ethnic Politics in Taiwan in the 1990s]. *Taiwa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2: 1-45.)
- ，2001，〈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的內容與脈絡分析〉，《臺灣史研究》，8(2): 145-208。
- (-----, 2001. “Min zu xiang xiang, zu qun yi shi yu li shi: ‘ren shi tai wan’ jiao ke shu zheng yi feng bo de nei rong yu mai luo fen xi” [National Imagination, Ethnic Consciousness, and History: Content and Context Analysis of the “Get-

- ting to Know Taiwan” Textbook Disputes].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8 (2): 145-208.)
- , 2003, 《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 臺北: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 (-----, 2003. “Dang dai tai wan she hui de zu qun xiang xiang” [Ethnic Imagina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Taipei: Socio Publishing Co.)
- 吳乃德, 2002, 〈認同衝突和政治信任: 現階段臺灣族群政治的核心難題〉, 《臺灣社會學》, 4: 75-118。
- (Wu, Nai-the. 2002. “Ren tong chong tu he zheng zhi xin ren: xian jie duan tai wan zu qun zheng zhi de he xin nan ti” [Identity Conflict and Political Trust: the Core Difficulty of Contemporary Ethnic Politics in Taiwan]. *Taiwan Sociology* 4: 75-118.)
- , 2005, 〈麵包與愛情: 初探臺灣民眾認同的變動〉, 《台灣政治學刊》, 9(2): 5-40。
- (-----, 2005. “Mian bao yu ai qing: chu tan tai wan min zhong ren tong de bian dong” [Romance and Bread: A Preliminary Study of Identity Change in Taiwan].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 5-40.)
- 李冠成、楊婉瑩, 2016, 〈老台灣人 vs 新台灣人: 台灣人認同世代差異之初探〉, 《台灣政治學刊》, 20(2): 125-186。
- (Lee, Kuan-chun, and Wan-yin Yang. 2016. “Lao tai wan ren vs xin tai wan ren: tai wan ren ren tong shi dai cha yi zhi chu tan” [Old Taiwanese vs. New Taiwanese: Exploring the Generational Difference of Taiwanese Identity].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2): 125-186.)
- 李登輝, 2005, 〈新時代台灣人的涵義〉, 李登輝基金會網站: Lee, Deng-hui <https://presidentlee.tw/%E6%96%B0%E6%99%82%E4%BB%A3%E5%8F%B0%E7%81%A3%E4%BA%BA%E7%9A%84%E6%B6%B5%E7%BE%A9/>, 檢索日期: 2022年1月10日。
- (Lee, Deng-hui. 2005. “Xin shi dai tai wan ren de han yi” [The Meaning of Taiwanese in the New Era]. Lee Deng Hui Foundations Database [accessed January 10, 2022].)

林珮婷、鄭夙芬、王德育，2020，〈臺灣認同的世代差異與投票抉擇－以2016年總統選舉為例〉，《選舉研究》，27(1): 85-124。

(Lin, Pei-ting, Su-feng Cheng, and T.Y. Wang. 2020. “tai wan ren tong de shi dai cha yi yu tou piao jue ze: yi 2016nian zong tong xuan ju wei li” [Generational Difference of Taiwan Identity: the Effects on Vote Choice in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27(1): 85-124.)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06，《國家認同與統獨問題研究》，台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計畫。

(Election Study Cente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06. “Guo jia ren tong yu tong du wen ti yan jiu.” [Research 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dependent/ Unionification Issue]. Taipei: Election Study Cente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esearch Project.)

-----，2009，《族群與認同研究》，台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計畫。

(-----, 2009. “Zu qun yu ren tong yan jiu” [Research on Ethnicity and Identity]. Taipei: Election Study Cente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esearch Project.)

若林正丈，2021，《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Wakabayashi, Masatake. 2021. “zhan hou tai wan zheng zhi shi: zhong hua min guo tai wan hua de li cheng” [Post-war Taiwan Political History: The Course of Taiwan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徐火炎，1996，〈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與黨派投票行為：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三年間的實證研究結果〉，《台灣政治學刊》，1: 85-127。

(Shyu, Huo-Yan. 1996. “Tai wan xuan min de guo jia ren tong yu dang pai tou piao hang wei 1991 zhi 1993 nian jian de shi zheng yan jiu jie guo” [National Identity and Partisan Vote-choices in Taiwan: Evidence from Survey Data between 1991 and 1993].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 85-127.)

-----，2004，〈台灣結、中國結與台灣心、中國情：台灣選舉中的符號政

- 治》，《選舉研究》，11(2): 1-41。
- (-----2004. “tai wan jie, zhong guo jie yu tai wan xin, zhong guo xin: tai wan xuan ju zhong de zheng zhi fu hao” [Taiwan-China Complex and Taiwan-China Concern: Symbolic Politics in Taiwan’s Election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1(2): 1-41.)
- 郭正亮，1999，〈新台灣人：從「族群民族主義」到「公民民族主義」〉，
《新世紀智庫論壇》，5: 40-43。
- (Kuo, Jeng-Liang. 1999. “Xin tai wan ren: cong ‘zu qun min zu zhu yi’ dao ‘gong min min zu zhu yi’” [New Taiwanese: From Ethnic Nationalism to Civic Nationalism]. *New Century Think Tank Forum* 5: 40-43.)
- 張茂桂，1993，〈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收錄於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臺北：業強出版社。
- (Chang, Mau-Kuei. 1993. “Sheng ji wen ti yu min zu zhu yi” [Sheng-chi Wen-ti and Nationalism]. In “Zu qun guan xi yu guo jia ren tong” [*Ethnic Rel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eds. Mau-Kuei Chang. Taipei: Ye-qiáng)
- 張傳賢、黃紀，2011，〈政黨競爭與台灣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間的聯結〉，
《台灣政治學刊》，15(1): 3-71。
- (Chang, Alex C. H., and Chi Huang. 2011. “Zheng dang jing zheng yu tai wan zu qun ren tong yu guo jia ren tong jian de lian jie” [Party Competition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aiwanese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5(1): 3-71.)
- 蒙志成，2016，〈越融合或越疏離？解析當前兩岸交流下台灣民衆身分認同的內涵與影響〉，
《台灣政治學刊》，20(2): 187-262。
- (Meng, Chih-cheng. 2016. “Yue rong he huo yue shu li? jie xi dang qian liang an jiao liu xia tai wan min zhong shen fen ren tong de nei han yu ying xiang” [Further Integration or Drifting Apart? Uncovering the Nature and Influence of the Taiwanese People’s Self-Identit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urrent Cross-Strait Exchange Relationship].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2): 187-262.)

楊婉瑩、李冠成，2011，〈一個屋簷下的性別權力關係對國家認同的影響（1996-2008）〉，《選舉研究》，18(1): 95-137。

(Yang, Wan-ying, and Kuan-chen Lee. 2011. “yi ge wu yan xia de xing bie quan li guan xi dui guo jia ren tong de ying xiang (1996-2008)”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Gender Power on National Identity under the Same Roof (1996-2008)].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8(1): 95-137)

劉義周，2000，《台灣民衆主要政治認同概念之研究I》，計畫編號：NSC 89-2414-H-004-022-SSS，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Liu, I-chou. 2000. “ai wan min zhong zhu yao zheng zhi ren tong gai nian zhi yan jiu I” [A Study on Major Political Identities of Taiwan Public I]. NSC89-2414-H-004-022-SSS. Taipei: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

-----，2002，《台灣民衆主要政治認同概念之研究II》，計畫編號：NSC 89-2414-H-004-049，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 2002. “Tai wan min zhong zhu yao zheng zhi ren tong gai nian zhi yan jiu II” [A Study on Major Political Identities of Taiwan Public II]. NSC 89-2414-H-004-049. Taipei: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

鄭夙芬，2005，〈焦點團體研究法之理論與應用〉，《選舉研究》，12(1): 211-239。

(Cheng, Su-feng. 2005. “Jiao dian tuan ti yan jiu fa zhi li lun yu ying yong” [Focus Group: Theory and Applicatio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2(1): 211-239.)

-----，2009，〈族群、認同與總統選舉投票抉擇〉，《選舉研究》，16(2): 23-49。

(-----, 2009. “Zu qun, ren tong yu zong tong xuan ju tou piao jue ze” [Ethnicity, Identity, and Vote Choice in Taiwa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6(2): 23-49.)

-----，2010，《台灣認同：形成、類型及其政治效果I》，計畫編號NSC 98-2414-H-004-086，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 2010. “Tai wan ren tong: Xing cheng, lei xing ji qi zheng zhi xiao guo I” [Tai-

- wan Identity: Its Formation, Typology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I*]. NSC 98-2414-H-004-086. Taipei: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
- , 2011, 《台灣認同：形成、類型及其政治效果II》，計畫編號NSC 99-2414-H-004-133，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 (-----, 2011. “*Tai wan ren tong: Xing cheng, lei xing ji qi zheng zhi xiao guo II*” [*Taiwan Identity: Its Formation, Typology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II*]. NSC 99-2414-H-004-133. Taipei: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
- , 2013a, 〈2012年總統選舉中的臺灣認同〉，《問題與研究》，52(4): 101-132。
- (-----, 2013a. “2012 nian zong tong xuan ju zhong de tai wan ren tong” [Identity in the 2012 Taiwanes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sues and Studies* 52(4): 101-132.)
- , 2013b, 《總統滿意度及其政治效果之研究1/2》，計畫編號：NSC 100-2410-H-004-086-MY2，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 (-----, 2013b. “*Zong tong man yi du ji qi zheng zhi xiao guo zhi yan jiu 1/2*” [*A Study of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and Its Political Effects 1/2*]. NSC 100-2410-H-004 -086 -MY2. Taipei: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
- , 2014, 《解析臺灣人 / 中國人認同及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1/2》，計畫編號NSC 102-2410-H-004-128-MY2，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電訪資料）
- (-----, 2014. “*Jie xi tai wan ren/zhong guo ren ren tong ji qi dui liang an guan xi de ying xiang 1/2*” [*An Analysis of Taiwanese/Chinese Ident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to Cross-strait Relations 1/2*]. NSC 102-2410-H-004-128-MY2. Taipei: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 (Telephone interview data)
- , 2015, 《解析臺灣人 / 中國人認同及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2/2》，計畫編號：NSC 102-2410-H-004-128-MY2，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

(-----, 2015. “*Jie xi tai wan ren/zhong guo ren ren tong ji qi dui liang an guan xi de ying xiang 1/2*” [*An Analysis of Taiwanese/Chinese Ident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to Cross-strait Relations 2/2*]. NSC 102-2410-H-004-128-MY2. Taipei: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

-----, 2016, 《臺灣認同的世代差異及其政治效應1/2》, 計畫編號: MOST 104-2410-H-004-087-MY2, 台北: 行政院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焦點訪談資料)

(-----, 2016. “*Tai wan ren tong de shi dai cha yi ji qi zheng zhi xiao ying 1/2*” [*Generation Difference of Taiwan Identity and Its Political Effects 1/2*]. MOST 104-2410-H-004-087-MY2. Taipei: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 (Focus group data)

-----, 2017, 《臺灣認同的世代差異及其政治效應1/2》, 計畫編號: MOST 104-2410-H-004-087-MY2, 台北: 行政院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電訪資料)

(-----, 2017. “*Tai wan ren tong de shi dai cha yi ji qi zheng zhi xiao ying 1/2*” [*Generation Difference of Taiwan Identity and Its Political Effects 1/2*]. MOST 104-2410-H-004-087-MY2. Taipei: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 (Telephone interview data)

-----, 2018, 《臺灣認同的世代差異及其政治效應2/2》, 計畫編號: MOST 104-2410-H-004-087-MY2, 台北: 行政院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 2018. “*Tai wan ren tong de shi dai cha yi ji qi zheng zhi xiao ying 2/2*” [*Generation Difference of Taiwan Identity and Its Political Effects 2/2*]. MOST 104-2410-H-004-087-MY2. Taipei: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

-----, 2019, 《臺灣認同與政黨形象關聯性之研究》, 計畫編號: MOST 107-2410-H-004-137, 台北: 行政院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 2019. “*tai wan ren tong yu zheng dang xing xiang guan lian xing zhi yan jiu*” [*Taiwan Identity and Party Image*]. MOST 107-2410-H-004-137. Taipei: Min-

- 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
- , 2020, 《總統滿意度之研究》, 計畫編號: MOST 108-2410-H-004-153-SSS, 台北: 行政院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 (-----, 2020. “*zong tong man yi du zhi yan jiu*” [*A Study on Presidential Approval*]. MOST 108-2410-H-004-153-SSS. Taipei: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
- , 2021a, 《台灣認同的新發展及其政治效應》, 計畫編號: MOST 109-2410-H-004-047-SSS, 台北: 行政院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 (-----, 2021a. “*tai wan ren tong de xin fa zhan ji qi zheng zhi xiao ying*” [*The New Development and Effect of Taiwan Identity*]. MOST 109-2410-H-004-047-SSS. Taipei: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
- , 2021b, 《威脅下的臺灣認同的新發展及其效應1/3》, 計畫編號: MOST 110-2410-H-004-059-SS3, 台北: 行政院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 , 2021b. “*Wei xie xia de tai wan ren tong de xin fa zhan ji qi xiao ying 1/3*” [*The Taiwan Identity Under Threat: Its Development and Implications 1/3*]. MOST 110-2410-H-004-059-SS3. Taipei: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
- 鄭夙芬、王德育、林珮婷, 2018, 〈臺灣認同與選民投票抉擇〉, 《2016台灣大選: 新民意與新挑戰》, 台北: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Cheng, Su-feng, Teh-yu Wang, and Pei-ting Lin. 2018. “Tai wan ren tong yu xuan min tou piao jue ze” [Taiwan Identity and Vote Choice]. In “*2016 tai wan da xuan: xin min yi yu xin tiao zhan*” [*2016 Taiw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New Public Opinion and New Challenge*], ed. Lu-huei Chen. Taipei: Wu-nan.)

II. 外文文獻

- Abdelal, Rawi, Yoshiko M. Herrera,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se McDermott. 2006. “Identity as a Variabl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4(4): 695-711.

- Abdelal, Rawi, Yoshiko M. Herrera,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se McDermott. 2009. *Measuring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Fearon, James D. 1999. “What is Identity? (As We Now Use the Word)” November 3. <http://www.stanford.edu/~jfeardon/papers/iden1v2.pdf> (accessed June 1, 2009).
- Hutchinson, John, and Anthony D. Smith. 1996. *Ethnicit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wler, Steph. 2008. *Identit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Liu, I-chou, and Ho Szu-yin, 1999. “The Taiwanese/Chinese Identity of the Taiwan People.” *Issue and Studies* 35(3): 1-34.
- Smith, Anthony D. 1995.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Wang, T.Y. 2017. “Changing Boundary: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Voters’ Identity.” In *The Taiwan Voter*, eds. Christopher H. Achen and T.Y. Wang.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Wang, T. Y., and Su-feng Cheng. 2020. “Political Cleavage and Generational Politics.” In *Taiwan: The Development of an Asian Tiger*, eds. Hans Stockton and Yao-Yuan Yeh,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附錄

附錄資訊可於當期刊刊出刊後，於《選舉研究》期刊網頁查詢。²⁰

附錄一：質性資料來源。

附錄二：訪談性質及分類代碼表（2000-2021）。

附錄三：訪談內容引言。

²⁰ 選舉研究期刊網頁網址：<http://www.jestw.com/tc/index.php>。

An Analysis of Taiwanese/Chinese Identity: 2000-2021

*Su-feng Cheng**

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qualitative data collected through focus group and in-depth interviews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0-2021. The proposed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how Taiwanese people define and interpret “Taiwanese”, “Chinese” and “both Taiwanese and Chinese (dual identities)”, and also to clarify people’s identity target and boundary. The result shows that Taiwanese people’s identity contents are continuous and concentrated in the Taiwan-centered “we group” consciousness. The primordialist ties with China persists, yet most of them are regarded as objective facts and cannot be generated or converted into the “we group” consciousness. The major change is that the Chinese consciousness has almost disappeared from popular discourse. Our data also shows that many Taiwanese people have treated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we group”, and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they group”. This finding indicates that Taiwan identity has reached the stage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erms of boundary setting. The gradual clarity and elevated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 identity implies that Taiwan has the tendency of reaching a collective identity.

Keywords: Taiwanese, Chinese, du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boundary setting

* Research Fellow, Election Study Cente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